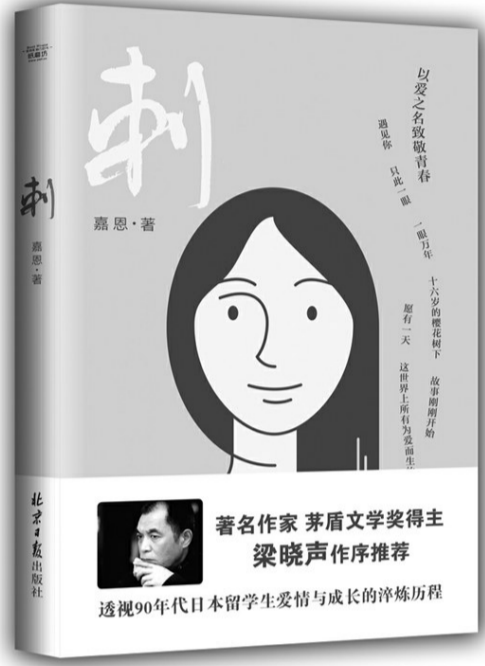


# 人生的年轮

——写给青年作家嘉恩长篇小说《刺》的序

□ 梁晓声

人生的成长,正如树木的长成,雨水丰欠、光照多寡,都会留下印痕。一圈圈年轮,正是生命历程之忠实记忆。剖开树的断面,或宽或窄、或圆或扁,不



规则的形状,往往比标准的圆形蕴含更多信息,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人生也如此,鲁迅在给叶紫小说《丰收》所作的序言中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历程,已超过太平盛世的人一个世纪的经历”,别样的、不平等的经历,对于创作而言,恰恰最为宝贵。这部小说,也给予雄辩的印证。

小说定名为《刺》,既含了主人公的名字,也属于象征型书名。情节其实不复杂,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突然从封闭的空间走进花花世界,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如何保持本真?友情与爱情发生冲突时如何抉择?那种无解、无助的感觉,犹如芒“刺”在背!鲁迅写文章评论张资平小说,最后用一个等边三角形结尾,让人只读一遍,就会印象深刻,难以忘记。但文学毕竟最讲究细节,一个常见的模式,也许蕴藏着

不寻常的人物与情节。《刺》脱出了恋爱小说的窠臼,主人公用自己的行动,把爱情和友情诠释得干干净净,展现了一个内心纯洁女孩的追求。

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少女刺儿突然从思想还不够解放的中国到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日本,似乎得到命运的垂青,然而,身份地位、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给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带来前所未有的富裕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孤独。对于正处青春萌动时期的女孩子,毫无疑问,渴望爱情、渴望友情,是跟这个世界表达的最好方式。而语言障碍所带来的交际限制,刺儿跟同学夏英成为了相依为命的好友,并与她的男友予桐产生了情愫。随着故事的发展,刺儿为了友情而放弃了爱情,予桐为了亲情而失去了生命。最终,三个花季少年在青春的洪流中领悟了爱、成长、责任与失去的含义,这场青春也随着樱花埋进泥土里……

《刺》是送给青少年们的一部有意义的作品,少年们终将成熟,而成熟过程中必然要经历阵痛,在面对纸醉金迷的社会以及盘根错节的关系时,如何守住底线,不忘初心,正确抉择便显得尤为重要。透过作者的描写,读者可从中

窥探到友情爱情亲情的脆弱不堪,也可以看到成长、责任、承担的重要性,甚至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爱与救赎。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对于艺术和文学,悲剧可以产生高度的心灵震撼。无论翻译为“净化”还是“陶冶”,卡塔西斯的功能是一样的。之于人生,却并非如此,悲剧毕竟是悲剧,哪怕在网络语言中戏谑为“杯具”。杯子打了,再难复原,人生破了,悲哀永远。男主角的突然离世,似乎让纠葛的感情得到解决,但无论离开的,还是尚在的,都得不到解脱。我们不相信轮回,但祝愿他们在另一个空间相遇。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私小说”正诞生于留日学生之手,郁达夫说“小说是作家的自叙传”,《刺》也走这一路子。取材于作者周边人物的真实经历,故而更真诚、真实、真切。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正如天气的冷暖,雨水的多寡对树木成长的影响一样,人生也存在许多不如意甚至悲伤、悲痛,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是序。

(作者系中国著名作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 何建明

所有人类的活动,只要进入高端阶级,一定与精巧和精致关联。工程与文学其实同脉。

并不太长的岁月里,我们对跨越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有种畏惧感和神秘感。现在不同了,在长江上架桥、在大江底下修条江底隧道并不算什么伟大壮举。然而,大江之大,毕竟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挑战。“穿越长江”本身就是很具魅力的事。《穿越长江》便是这样一部专门为修建武汉地铁8号线过江隧道而创作的书。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再一次有机会重新认识什么是“工匠精神”。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有人说,工匠精神是瑞士钟表精准的品质、德国工匠严谨的态度以及日本那些一两百年前传承至今的“百年老店”。那我要说,工匠精神其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一,试问:绣花功夫难道不是吗?在烧窑上绘制锦绣江山更是如此。因此,工匠精神属于人类文明精华中的优秀品质,我们本身就有一份。

在一味追求快公司、大跳跃、高利润的时代,工匠精神和“百年老店”,以及“绣花手艺”离当代人的品质似乎远了些。曾几何时,“工匠精神”出现在国家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后,顿时让人振奋和鼓舞!有着大气和威武传统的中铁十四局的建设者对自己一直推崇的“工匠精神”更是努力践行,初心不忘。

在武汉,十四局曾经有过工地“失守”,败走麦城并被这座城市“遗忘”10年之久的惨痛经历。此后,精卫填海那种矢志不移的精神在中铁十四局已不再是一个神话。他们以“宁愿放弃三个其它工程订单,也要争取做一个大盾构项目”的决心,确定了“盾构发展战略”“品牌强企战略”,一丝不苟地把工匠精神融入工程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做出了南京长江隧道、扬州瘦西湖隧道等让同行刮目相看的一流大盾构工程项目,并终于获得了江底8号线这张再进武汉的“准入证”。

《穿越长江》写的就是他们获取“准入证”的过程和进入武汉后发生在江底8号线的那些令人感佩的故事。

报告文学的优良之处,在于作者用美妙的文字叙述真实的现实故事。读《穿越长江》,让人读到了这种感觉。

文学书写现实,从来不是件轻松的事,记述工程方面的作品很容易平淡和无趣。你得有高耸建筑的大脑,通观全局的眼睛,展示蓝图的才智去熟悉工程,吃透工程,而且要对工程产生对人同样的情感时,你的文字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准确表现工程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意义以及施工过程,只是“报告”部分。文学的作用,是使“报告”产生艺术感染力并散发出艺术光芒。文学的功底,政治的素养,经济学的知识,哲学思辨的能力,以及作品对工程本身的理解,都需要高人一筹时,才会让读者感兴趣,才可能成为一部精品力作。

没有生活阅历和现场体验的作者,很难把握工程人酸甜苦辣的生活质感以及对工程本身充满情感和爱恋的职业心理,更无法抓住工程与人之间那种充满矛盾又充满关联的特性,自然不用说如何去写好这一类的题材了。看得出,作者很熟悉工程建设并能讲故事。在他的笔下,工程的命运一路跌宕起伏、危机重重——既有斗智斗勇的较量,也有生死攸关的考验;既有波澜起伏、峰回路转的情形,又有险象环生、防不胜防的陷阱;既有凯歌高奏的喜悦,也有陷入困境的思索。其实,这些都是人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中必须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人的伟大之处其实就是体现在这种过程,才可能成为一部精品力作。

也许是作者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形成的风格,《穿越长江》有报刊特稿“追寻文字的美,呈现复杂的真”的特色。用短句子短段落,在加大作品信息量、加快叙述节奏的同时,提高作品的可读性;以优美流畅的语言和细致的描写增强读者的阅读欲望;以生动的细节体现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江底8号线那些创造了辉煌的人,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普普通通的人,甚至是曾经处于苦难中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当初最大的理想不过是“过年的那顿肉”和做个有大学文凭并能“吃国家粮”的“公家人”;有的在重大工程挑战面前会瞻前顾后,犹豫彷徨;还有那些当初参加隧道建设仅仅只为了赚钱养家糊口的农民工……

表现人物是文学最核心的和基本的任务。报告文学更如此。在文学面前,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之分,只有人物故事的精彩与否之分。故事也同样。表现现实生活中那些可敬可爱的国企工人形象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作者选择“穿越长江”的人的本身就是好的文学行为,当然,好的文学还需要有好的文字与情节以及能够闪光的思想。纪实类作品最大的“亮点”在于真实,在于真实的故事里有艺术美感。报告文学所要实现的也是这个目标。我以为,这部作品具备了这种特质,所以它值得我们推荐。它通过有张有弛的情节叙述和文字修饰,刻画形成了强烈逼真的现场感和透视感,让人如临其境地去触摸险象环生的隧道里弥漫的那种神秘、揪心和勇敢,以及在大江深处施工的人员所要克服与战胜的种种困难与艰辛。作者的能力和神通常在这样叙事的过程中得以展现。

在“穿越”江底的记忆里,跟随作者的笔端,我们看到了沿途那些征拆、泥饼、涌水等工程难点是如何在困扰纠缠那支队伍,看到了汛期突然降临武汉的那片“大海”,看到了在浪高风急的长江上飘摇奋进的那些轮渡。同时,性格火爆的武汉人,散发着独特美味的热干面和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武汉方言也都扑面而来。随之,眼前还能徐徐展开这样的画面:盾构机在强透水、土软下硬的复合地层里艰难地掘进;刀盘在硬度高达135兆帕的岩石中飞溅着耀眼的火花;斗智斗谋的谈判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唇枪舌剑地进行;还有那个号称“企业家”的小包工头指挥手下到工地阻工时的叫嚣和得意的偷笑……

岁月会老,人也会老,再伟大的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不再伟大。但滚滚长江不会变化得那么快,所以,新建的8号线过江隧道更会让武汉人感到生活和出行的方便。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想了解一下隧道是如何“穿越”大江之底时,大家一定会想起那些曾经为“穿越”长江而奋斗的人,必然会有种敬意向中铁十四局的建设者们投来……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它让历史延伸,让一个时候的人的精神获得再生。《穿越长江》,穿越的是我们的情感和隔阂。而穿越本身,更是工匠精神的铸造过程。(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院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 穿越本身就是精美的工匠精神

——写给长篇报告文学《穿越长江》的序

# “老花布衣”里的艺术传奇

——拾级而入,这满眼的,印着大朵大朵或红花或绿花或蓝花的布匹,那一件件手感舒适、散发着自然气息的布衣麻衣,好像将时间的印记凝固于这一针一线里,悠悠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静静凝结着古老的艺术传奇。

老花布衣 一脉钟情

长沙的太平老街。热闹繁华。熙熙攘攘的人们踩踏的石板街入口处,一条干净古朴的小径蜿蜒开来,伸至幽静处。闹中取静之处,五彩缤纷的鲜花盆景竞相开放起来,清香了四处。抬起头,大片的印着大红花的老花布匹垂挂于墙壁之上,艳丽而夺目,让人忍不住把脸贴上去,自恋地拍几张照来。

拾级而入,这满眼的,印着大朵大朵或红花或绿花或蓝花的布匹,那一件件手感舒适、散发着自然气息的布衣麻衣,好像将时间的印记凝固于这一针一线里,悠悠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静静凝结着古老的艺术传奇。依着这美不胜收的布衣麻衣,诉说故事演绎艺术传奇的主人,就是她——大家都叫她“西瓜姐”——一个散发着随性开朗气息的女孩,看上去亲和、干净。她主持的店,其名为“女人部落”——一个主打老花布衣的民族服饰店面。她说,对老花布,就是如此钟情,于是便有了这家店面。老花布衣,是店里的主打品牌。

其实,老花布并非陈旧的“老”,它们质地厚实却花色清新。之所以称之为老花布衣,因为它承载着并不短暂的悠悠岁月,绝大多数是十几年前的古朴的手制品,是店主西瓜姐多年前日积月累收集的老花布料,再请家乡那些淳朴的老百姓们一针一线加工的。这些手制品,种类亦是繁多,男女老少的各款各式的衣服、围巾、帽子、鞋子,甚至坐垫、本子等等等等。各处各类,无不散发着纯天然的气息。

不只是花衣,还有布鞋。西瓜姐说,那些客户非常爱这些手制品,每每氤氲着离不不久愈浓的民族情结和乡土乡情。正如十多年前,大街小巷处处传遍的那首温暖的《中国娃》歌谣:“娃啥从那百家姓里查/祖籍在那黄土高坡大槐树底下家住东方神州又名叫华夏/走到天边不改的名咱叫中国娃/最爱喝的水呀永远是黄河水/咱给咱一身太阳色能把那雪融化/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站的稳走的正路踏踏实实闯天下。”诚如斯,对于老花布衣、布鞋的钟爱,大抵是与这种情结有关吧。

店主西瓜姐的这种钟爱,更是深刻

而淋漓。十九岁,她就开始有意识地各处收集珍藏花布料,开心时,她便把一些布做成漂亮的衣服、旗袍等等,妈妈也特别钟爱这些老花布,常常,当西瓜姐在为顾客挑选精美舒适的花布服饰时,妈妈在一旁静静地坐着,一针一线地纳着千层底,她脸上常常洋溢着宁静的微笑,淡淡的笑容,有如一朵默默绽放的菊花,印刻着沉静的岁月时光。每每看到妈妈如此宁静,西瓜姐感到一丝丝欣慰。因为钟情于这些老布料服饰,西瓜姐十四年前在张家界开设一家专业店面,之后湘西首店,2014年,便来到长沙,开了第三家。不管她走到哪里,妈妈都跟到哪里,她纳鞋的姿态,成为“女人部落”的一道风景。妈妈常说,这老花布绣的鞋,是湖南的“文化特产”,伟大的毛主席也特别喜欢穿。如此,妈妈和她一道,将精美的花布衣,连同花布的价值、千层底的精髓,协同古老的中华民族传统,一同推广、传播、升华。

爱到骨子里

西瓜的店里,三五成群的顾客你来我往,有被门外走廊精致特别的装饰吸引而来,有被门口引人注目的其本人的介绍打动而至,还有被小桥流水般的清澈的或清风拂面般的悠扬音乐感染而入。

踏入店面的顾客大部分开心而惊喜,从那一丝丝笑容里可见端倪。西瓜说,他们喜爱这种舒适的、精致的、极具民族特色的东西,一些地方有,但种类不够如此齐全,服饰味道也没这么原滋原味,顾客看到这么多质地精美的老花布料制作的服饰,自然会格外欣喜。常常,一对对恩爱的有情人,或形影不离的闺蜜、死党,上到外婆下到外甥的三代家人,相伴入店,情趣盎然地挑选。

对顾客的喜爱,西瓜深深体味和懂得。多年来,和她形影不离的,就是这样的老花布服饰啊!她是穿了如此多年,正是如此喜欢,如此钟爱,她才将它作为自己钟爱的事业,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并浸入如此多年的心血。从小到大,走到哪里,只要看到那些质地优良、做工精美的老花布,西瓜都不吝血本购买收藏,这二十多年来,她已收藏了几千张老花布床单,都是我国停产多年的限量品。西瓜妈妈说,她也要用这些布料为自己做做花衣,一件、两件、三件,都不够的。爱好这些老花布服饰的百姓越来越多,收藏的老花布也渐渐不够用了,于是,西瓜便会隔三差五地出差,走家乡湘西大街小巷,一个个山寨,一个个村庄,逐步筛选,挑选好的布料。她的挑选非常严格,质量上乘做工精美的花布,才能入她

的“法眼”,才能裁制好进入她的店铺。保证品质,成为她保持老花布特色的法宝,成为她传承民族特色文化的依托。

她深谙老花布服饰的精髓。她一直认为,喜欢这些棉麻服饰的顾客,大部分是追求生活品质的人。这些老花布制作的棉麻服饰,男士穿着看起来成熟稳重,女士穿着看起来舒展大气。她觉得,做这个行业,既能结识与己有共同爱好的有缘人,更能交上更为高品质的朋友。他们来自自己的店铺买衣服,不只聊棉麻、聊服饰,他们还延伸着聊中国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在这个行业里,西瓜便不只钟爱老花布服饰、热衷于做老花布服饰的生意了,更多的,她寻到了快乐,领悟着生活的乐趣和奋斗的价值,而这种得到的满足感,更增添了她对事业的热情。西瓜说,要爱,便爱到了骨子里,便一辈子走下去。

艺术品都有故事

性情中人的西瓜,洁净的皮肤和清澈的眼睛,透着一股挡不住的纯真。纯净的东西,一样可以有故事。她归于此类。在“女人部落”店铺,她倾听着大家的故事,也偶尔倾诉着自己的故事。正如店铺里印着悠长时光的老花布服饰,那些多彩缤纷和灼灼艳丽里,仿佛每天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这种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服饰,不由增添一分历史厚重感和文化韵味。

西瓜说,“女人部落”里的衣服不但精致美丽,“女人部落”的环境更要精致美丽。所以,从店铺开业那天,她便精心营造着充满故事感的情境和画面,顾客身处其中,在试戴饰品试穿服饰前,便已好像人情如境了。一个叫“阳光”的顾客描述的那个画面,便是如此淋漓尽致地展现,她本人亦是如此地享受此情此境——那个雨后天晴的傍晚,阳光沿着店铺门前的石板小径,张张扬扬地铺洒开来,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闭上眼,昂起头来使劲呼吸。招待完一拨顾客的西瓜,正拨弄着一朵小花,插上发梢,再嵌入耳朵,再插上发梢,一边拨弄着,一边倒腾着手里的手机,如此投入享受,一个又一个角度地拍摄开来,丝毫没有察觉这个名叫“阳光”的顾客进来。当“阳光”走进店铺转了一圈,西瓜睁大眼睛吃惊地问:你什么时候进来的?“阳光”乐呵呵地笑道,我叫阳光,跟着阳光一起进来的!便是这样,他们便又“自来熟”地闲聊起来,聊穿衣爱好,生活趣事,还有那陈年往事。“阳光”说,看着这些老花布的床单,老花布的衣服,他便想起来可亲可爱的外婆。小时候,外婆便是用这

种老花布床单,枕着自己绣的老花布枕头。回忆起来,内心不由触动。

西瓜将她店里的老花布服饰,当成一件件艺术品,在她眼里,艺术品都是有故事的,诚然,她也常常挑选购买一些有故事的装饰,将它们设置于店内,使之“成型”于艺术品。店铺二楼转角处的“树桩”,便是她在特别时期淘过来的。那是2014年10月1日,长沙太平街马家巷一场大火,将之中住房烧至倒塌,在市民围观于残垣断壁之时,西瓜偶然发现几棵倒塌的烧黑的“树桩”,虽然已是残物废品,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她敏锐的“善于捕捉故事”的直觉告诉她,或许,她可以购买它,将其作为艺术品摆置店铺中。迅速地,她及时找到负责人购买,并邀请几名工人将它搬至店中,置于二楼转角处,并在旁边立牌,诉说这场火灾的故事,向大家传输安全生活理念。

她常常搜集木窗、木门、绣品、雕花床、农家用的工具演变改造的手工艺品,达200余种。湖南师范大学工学院的学子们走进来,啧啧称赞,这个名叫“女人部落”店面,原来还是一栋珍藏着如此丰富厚实艺术品“博物馆”啊!

如此,有着这般艺术情结,西瓜继续将她同一条街道的“草帽面馆”,像她的老花布衣店“女人部落”一样,一如既往地打造成了“艺术长廊”,之间的摆设、墙贴、挂件、桌凳,亦是弥漫着郁郁的艺术气息,传达着浓浓土家风情。

便是如此,这种叫“花布衣”的艺术情结,荡漾在古朴的长沙太平老街,一个叫“西瓜”的姑娘,将其发扬光大,并使之璀璨于中华的传统文化里。

作者简介:

尹红芳,80后知名新锐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毛泽东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长沙市作协副主席,长沙市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副会长。

曾在省级教育媒体和某中央媒体工作十余年,现就职于湖南省文联企业事业文联。在《人民文学》《文艺报》《中国文化报》《湖南日报》、中国文艺评论网、人民网等国家级及省级媒体发表报告文学、评论、散文作品100余万字。多篇作品发于中央或省级报纸头版头条,入选文学年选。有评论文被国家一级核心期刊《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获省级奖项。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城道》《执着的力量》等,人物传记《凤舞琴岳》《这个农民不一般》等。